讀四書大全說

讀四書大全說卷三

船山遺書二十

衡陽王夫之譔

中庸第二十章

脩道以仁只陳新安引志道據德依仁爲據及倪氏自身上說歸心上之說爲了當脩身以道只說得脩身邊事脩道以仁則脩身之必先正心誠意者也道者學術事功之正者也學術事功之正大要在五倫上做去章何以天下之達道當之乃爲指出道所貫麗之大者非竟以達道之道釋此道字若仁者則心學之凝夫天理者也其與三達德之仁自不相蒙彼以當人性中之德而言故曰天下之

達德此以聖賢心學之存主言故章句云能仁其身必不獲已則可云與下誠字相近然就中須有分別此仁字之可與誠字通者擇善固執之誠也至達德之仁言天德此仁言聖學亦彼以性言而此以理言也

不意朱門之莠稗乃有如雙峰以鬼對人之說史伯璿譏之當矣然雙峰豈解能奇只是傍門求活見地仁者人也豈可云不仁者鬼乎夫子謂鬼神之爲德爲誠之不可揜鬼豈是不仁底雙峰引論語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作話柄早已失據在論語本謂幽明無二理既無二理則非人仁而鬼不仁審矣彼似在氣上說生氣仁死氣不仁則以氣

主理甚悖既甚而彼意中之所謂死氣者又非消息自然之氣乃天柱厲害之邪氣使然則人之有不正而害物者多矣統云仁者人也不已礙乎子曰人之生也直於直不直而分死生且不於之而分人鬼人鬼自與死生異而況於仁乎聖人斬截說箇仁者人也者人字內便有徹始徹終屈伸往來之理如何把鬼隔開作對壘得必不獲已則或可以物字對然孟子以萬物皆備爲仁中庸亦云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者人字也撇物字不下特可就不仁者之心行而斥之曰不仁者禽也爲稍近理要此仁字不與不仁相對直不消爲樹此一層藩籬仁者屬人道而言人也屬

天道而言益曰君子之用以脩道之仁即天道之所以立人者也天道立人即是人道則知親親爲大是推入一層語非放出一層語親親是天性之仁見端極大處故章句云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此處不是初有事於仁者之能親切故曰深體味之可見是朱子感動學者令自知人道處雙峰之孟浪其不足以語此又何責焉

仁字說得來深闊引來歸之於人又引而歸之於親親乃要歸到人道上親親尊賢自然不可泯滅與自然不顛倒之節文者人道也而尊親在此等殺在此脩道脩身者以此故知人道之敏政也中庸此處費盡心力寫出闗生明

切諸儒全然未省

仁者人也二句精推夫仁而見端於天理自然之愛義者宜也因仁義之並行推義之所自立則天理當然之則於應事接物而吾心固有其不昧者因以推夫人心秉彝之好自然有其所必尊而無容苟則尊賢是也仁義之相得以立人道猶陰陽之並行以立天道故朱子曰仁便有義陽便有陰非謂陽之中有陰仁之中有義如此則亦可云義之中有仁矣乃天地閒既有陰則陽自生人道中既有仁則義自繼也而仁義之施有其必不容不爲之等殺者則禮所以貫仁義而生起此仁義之大用也仁與義如首之應尾呼之應

吸故下云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禮貫於仁義之中而生仁義之大用故下云不可以不知天若統論之則知天者仁知之品節者也知人者知仁之同流者也故曰脩道以仁而不勞曰以義以禮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故曰人道敏政者仁義之謂也仁義之用因於禮之體則禮爲仁義之所會通而天所以其自然之品節以立人道者也禮生仁義而仁義以脩道取人爲政咸此具焉故曰人道敏政也此言仁義禮者總以貫指人道之目言天所立人之道而人所率繇之道者若是皆爲人道之自然則皆爲天理之質然與夫知之爲德人以其形其質受天顯明之用得

以爲用應乎衆理萬事而不遺有體者自別故仁義禮可云道而知不可云道雙峰胝於知天知人兩知字而以仁知分支則文義既爲牽扯割裂而於理亦悖凡此三節用兩故字一順一逆俱以發明人道之足以敏政者但務言人道可以敏政之理而未及夫所以敏之功是以下文三達德三近之文必相繼立言而後意盡或可以此一段作致知下四節作力行分則以明人道之如是（仁義禮）而後有以施吾敏之之功（知仁勇皆所以敏之）亦與知先行後之理相符合然而有不盡然者則以此論人道之當然爲知中之知而下知斯三者論人道之能然（能然之道即德也）則固猶爲行中之

知必待推其原於一顯其功於豫立其程於擇善固執而後全乎其爲力行之實矣用其知仁勇者必用之於學問思辨篤行或疑如此說則仁義禮皆天所立人之道而人得以爲道是自然之辭也而又何以云知仁勇爲天性之德而仁義禮非以心德言耶然而行不礙者則以仁也義也仁之親親義之尊賢也親親之殺尊賢之等也皆就君子之脩而言也仁義之有撰禮之有體則就君子之所脩者而言也故新安以依於仁證此依者脩之也所依之仁所脩者也顯然天理之實有此仁義禮而爲人所自立之道故章句云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所謂元者善之長也亦可云義

者天地利物之理而人得以宜禮者天地秩物之文而人得以立是皆固然之道而非若知仁勇（仁字不同）人得受於有生之後乘乎志氣（仁依志勇依氣知兼依志氣）以爲德於人而人用之以行道者比矣故愚前云心學之存主亦謂心學之所存所主非謂君子之以吾心之仁存之主之也若夫知仁勇則人之所用以行道者而非道之條理（人道有仁而抑有義禮是謂條理）與其本原（仁故親親義故尊賢禮故等殺生焉）是其爲道之體與性之用其相去不紊亦明矣

人道有兩義必備舉而後其可敏政之理著焉道也（脩身以道）仁也義也禮也此立人之道人之所當脩者猶地道之於

樹必爲莖爲葉爲華爲實者也仁也知也勇也此成乎其人之道而人得斯道以爲德者猶地道之於樹有所以生莖生葉生華生實者也道者天與人所同也天所與立而人必繇之者也德者己所有也天授之人而人用以行也然人所得者亦成其爲條理（知以知仁以守勇以作）而各有其徑術（知人道仁凝道勇向道）故達德而亦人道也以德行道而所以行之者必一焉則敬之之事也故此一章雖誠爲樞紐誠爲仁義禮之樞誠之爲知仁勇之樞而從分言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須知天道者在人之天道要皆敏政之人道爾

事親亦須知知以知之仁以守之勇以作之知人亦然知天亦然（知如郭公善善而不能用仁勇不給則亦無以知人）又事親亦須好學以明其理力行以盡其道知恥以遠於非足知雙峰三達德便是事親之仁知人之知牽合失理又況如陳氏所云有師友之賢則親親之道益明其爲膚陋更不待言者乎況所云與不肖處則必辱身以及親乃閭巷小人朋凶忤逆之所爲曾何足爲知天知人之君子道而於人君有志行文武之政者其相去豈止萬里也釋書之大忌在挪移聖賢言語教庸俗人易割巳鼻直將天德王道之微言作村塾小兒所習明心寶鑑理會其辱沒五經四子書不亦酷哉

所以行之者三行者推盪流動之謂言以身行於五達道之中而此三者所資以行者也若脩身以道脩道以仁則曰脩脩者品節之謂以道爲準而使身得所裁成以仁爲依而使道得所存主也亦有不以道脩身者如文景之恭儉而不足與於先王之典禮亦有不以仁脩道者如蘇威之五教非果有惻怛愛民之心而徒以強民也若行於五者之閒而不以知仁勇行之則世之庸流皆然正牆面而立一物不能見一步不能行矣二者之辨井然取之本文而已足

以生安爲知學利爲仁困勉爲勇直不消如此說此兩條

文字上承所以行之者一而言則俱帶一誠字在內後面明放着從容中道者生安也擇善固執者學利也愚之明柔之强者困勉也生知者誠明也安行者至誠也學知者明誠也利行者誠之爲貴也困知勉行者致曲也以其皆能極人道之誠之以爲德爲學故知之成功莫不一也各致其誠而知用其知知用其仁知用其勇行其知以知之行其仁以守之行其勇以作之上言所以行之之字指知仁勇是三達德者皆有知行之二用且不得以知屬知行屬仁而況於以生安分知學利分仁困勉分勇乎所以謂知去聲有行者如博學屬知而學之弗博弗措則行矣至於仁之有知如字尤

爲顯別顏子之服膺弗失者其擇乎中庸者也若勇之亦有知者則固曰知恥近乎勇矣今必從而區分之則誠明無合一之理於行無知則釋氏之驀直做去不許商量於知無仁則釋氏之心花頓開不落蹊徑至於以仁爲學利而非生安既無以明辨夫仁者安仁知者利仁之與此迴異以勇爲困勉則書所謂天錫勇知孟子所謂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者又豈非舜湯之勇乎朱子與諸家之說彼此各成一家言而要無當於大義則唯此二段之言以誠行達德而非以知仁勇行達道也

章句未及乎達德句有病不如小註所載朱子恐學者錯

所從入一段文字爲安達德者人之所得於天也以本體言以功用言而不以成德言非行道而有得於心如何可云及與未及知仁勇之德或至或曲固盡人而皆有之特驟語人以皆有此德則初學者且不知吾心之中何者爲知何者爲仁何者爲勇自有其德而自忘之久矣唯是好學力行知恥之三心者人則或至或曲而莫不見端以給用莫不有之而亦各自知此爲好學之心此爲吾力行之心此爲吾知恥之心也則即此三者以求之天德不遠而所以脩身者不患無其具矣此猶孟子言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故遇孺子入井而怵惕惻隱心之驗於情也唯有得於知故遇

學知好唯有得於仁故於行能力唯有得於勇故可恥必知性之驗於心也唯達德之充滿具足於中故雖在蔽蝕而斯三者之見端也不泯盡其心則知其性雖在聖人未嘗不於斯致功而脩身治物之道畢致焉豈得謂其未及乎達德而僅爲勇之次哉舜之好問好察亦其知之發端於好學回之拳拳服膺亦其仁之發端於力行君子之至死不變亦其勇之發端於知恥性爲天德不識不知而合於帝則心爲思官有發有徵而見於人事天德遠而人用邇洸於用非盡本體而資乎氣不但爲性故謂之三近從所近以通其眞故曰從入曰繇是以求之曰入德朱子此說其善達

聖言而有功於初學者極大章句顧不取之何也

旣云脩身以道抑云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此又云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說若爬羅此中庸之所以不易讀也唯熟繹本文以求其條理則自得之云以道云不可不事親者言脩身之事也云知斯三者言脩之之功也事則互相待而統於成故可云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抑可云順親有道反身不誠不順乎親功則有所循以爲資故知三近而後脩身之所以者不迷也舍其從入之資則亦茫然無所用以爲脩矣人道之固然其誠者身之理著於道人道之能誠之者德之幾見於心也固然與能然者而一合

乎誠則亦同乎所性而不悖故統之曰人道敏政脩身以道者太極之有其陰陽也知斯三者知所以脩身陰陽之有其變合也陰陽質也變合幾也皆人之所以爲人道也君子脩之吉脩此者也嗚呼微矣君子之道斯以爲託體於隱而豈雲峰逆推順推膚蔓之說所得而知

脩身則道立雲峰以爲道卽天下之達道字義相背輒以類從此說書之最陋者也朱子引書皇建其有極以釋此極爲典核洪範說皇極則是無有作好無有作惡無偏無黨無反無側其與達道豈有交涉下云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止在君身之正直上做工夫而以天下之無奇邪者爲

效驗然則章句所云道成於己而可爲民表正謂君之身脩而可爲斯民不脩之身示之則也脩身自有脩身之事盡倫自有盡倫之事親親以下乃五達道事理雖相因而事自殊致無有私好而天下無偏黨反側之好無有私惡而天下無偏黨反側之惡則所謂上見意而表異上見欲而姑息與夫宮中好高髻城中高一尺之弊可無慮矣是道德一而風俗同也若五達道之事則親親爲盡父子兄弟之倫敬大臣體羣臣子庶民爲盡君臣之倫尊賢懷諸侯爲盡朋友之倫事各有施效各有當君於盡倫之外自有建極之德民於明倫之外亦自有會極之猷且如陳之奢而無節

魏之儉而已褊者夫亦何損於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之恩義而其君爲失道之君國爲無道之國則雖君之好惡不裁於禮而無可遵之道也雲峰既不知此乃云以下八者皆道立之效其因蔽而陷因陷而離蓋不待辨而自明矣所謂賓旅者賓以諸侯大夫之來覲問者言之旅則他國之使脩好於鄰而假道者又如失位之寓公與出亡之羈臣皆旅也唯其然故須嘉善而矜不能當時禮際極重一言一動之失得而所以待之者卽異矣然善自宜嘉而不能者亦當以其漂泊而矜之以重耳之賢而曹人裸而觀之不能嘉善也周人掠欒盈之財而不念其先人之功非

以矜不能也若孟子所言行旅則兼游說之士將適他國者說傳易者以孔子爲旅人亦此類也

豫之爲義自與一不同一者誠也誠者約天下之理而無不盡貫萬事之中而無不通也豫則凡事有凡事之豫而不啻一矣素定一而以臨事將無爲異端之執一耶一者徹乎始終而見不一豫者脩乎始而後遂利用之也一與豫既不可比而同之則橫渠之說爲不可易矣橫渠之所云精義入神者則明善是已夫朱子其能不以明善爲豫乎章句云以在下位者推言素定之意則是該治民以上至於明善而統以引伸素定之功也是朱子固不容不以

明善爲豫而或問又駮之以爲張子之私言則愚所不解夫明善則擇之乎未執之先也所謂素定者也誠則成物之始而必以成物之終也不息則久悠久而乃以成物純亦不已而非但取其素定者而即可以立事是誠不以豫爲功猶夫明善之不得以一爲功而陷於異端之執一也故以前定言誠則事既有所不能而理尤見其不合浸云先立其誠則先者立於未有事物之前也是物外有誠事外有誠斯亦游於虛以待物之用而豈一實無閒之理哉言誠者曰外有事親之禮而內有愛敬之實則愛敬與事親之禮而同將豈其於未嘗事親之先而豫立其愛敬乎

且亦將以何一日者爲未嘗事親之日邪抑知愼終追遠
誠也雖當承歡之日而終所以愼遠所以追不可不學問
思辨以求其理是則可豫也若愼之誠乎愼追之誠乎追
斯豈可前定而以待用者哉又曰表裏皆仁義而無一毫
之不仁不義則亦初終皆仁義而無一刻之不仁不義矣
無一刻之可不仁不義則隨時求盡而無無前後之分也明
一善而可以給終身之用立一誠而不足以及他物之感
如不順乎親固不信乎友然使順乎親矣而爲資友之事則友其信之耶故君子之誠之必致
曲而無所不盡焉唯學問思辨之功則未有此事而理自
可以預擇擇之既素則緊此而執之可使所明者之必踐

而善以至故曰凡事豫則立事之立者誠也豫者明也明則誠誠則立也一乎誠則盡人道以合天德而察至乎其極豫乎明則儲天德以敏人道而已大明於其始雖誠之爲理不待物有誠之之功不於靜廢而徹有者不殊其徹乎未有存養於其靜者尤省察於其動安得如明善之功事未至而可早盡其理事至則取諸素定者以順應之而不勞哉若云存誠主敬養之於靜以待動夫所謂養之於靜者初非爲待動計也此處一差則亦老子所謂執大象天下往沖而用之或不盈之邪說而賊道甚矣夫朱子之以誠爲豫者則以中庸以誠爲樞紐故不得不以誠爲先

務而樞紐之與先務正自不妨異也以天道言則唯有一
誠而明非其本原以人道言則必明善而後誠身而明以
爲基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是明善乃立誠之豫圖審矣
後此言天道則誠以統明而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曰知
天地之化育有如誠前而明明後然在天道之固然則亦何
前何後何豫何不豫何立何廢之有言豫言立者爲人道
之當然而設也故二十五章云是故君子誠之爲貴誠之
者擇善而固執之也二十七章云道問學道者所取塗以尊德性之謂
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二十九章云知天知人蓋無有不
以明爲先者也道一乎誠故曰所以行之者一學始乎明

故曰凡事豫則立若以誠爲豫而誠身者必因乎明善焉則豈豫之前而更有豫哉誠則明者一也不言豫也明則誠者豫也而乃以一也此自然之分不容紊者也中庸詳言誠而略言明則以其爲明道之書而略於言學然當其言學則必前明而後誠卽至末章以動察靜存爲聖功之歸宿而其語入德也則在知幾入德者豫之事也張子顯以明善爲豫正開示學者入德之要而求之全篇求之本文無往不合朱子雖不取其說而亦無以折正其非理之至者不可得而易也

外有事親之禮而內盡愛敬之實二句不可欹重內無愛

敬之實而外脩其禮固是裏不誠（不可誤作表不誠說）内有愛敬之實而外略其禮則是表不誠事親之禮皆愛敬之實所形而愛敬之實必於事親之禮而著愛敬之實不可見不可聞者也事親之禮體物而不可遺也中庸說君子之道費而隱費必依隱而隱者必費若專求誠於内心則打作兩片外内不合矣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敎敎者皆性而性必有敎體用不可得而分也

誠之爲道不盡於愛敬之實朱子特舉順親之誠一端以例其餘耳到得誠之至處則無事不然無物不通故或問以順親信友獲上治民無施不效而言上云所以行之者

一孟子謂至誠未有不動一實則皆實行則行之旨且就君民親友而言之猶是誠身一半事但說得盡物之性所以成物經綸大經一邊若誠身之全功固有盡性成己立本知化之成能而存心致知之學以尊德性道問學者自有其事若本文特頂事親一項說則以其成物之誠本末親疎之施聯分次第爾況此原但就在下位者而推之而非以統括事理之全也不知此則將以孝經立身揚名之說爲誠身事親之脈絡以揚名爲孝則早有不誠矣故曰孝經非孔氏之舊文

中庸一部書大綱在用上說即有言體者亦用之體也乃

至言天亦言天之用即言天體亦天用之體大率聖賢言天必不捨用與後儒所謂太虛者不同若未有用之體則不可言誠者天之道究含此化育流行之外別問杳杳空空之太虛雖未嘗有妄而亦無所謂誠佛老二家都向那畔去說所以儘着鑽研只是捏謊或問一元之氣天下之物二段紮在氣化上立義正是人鬼關頭分界語所以中庸劈頭言天便言命命者令也令猶政也末尾言天必言載載者事也此在天之天道亦未嘗遺乎人物而別有其體易言天行健喫緊拈出行來說又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只此萬物之資始者便足以統盡乎天此外亦

無有天也況乎在人之天道其顯諸仁者尤切藏諸用者尤密乎天道之以用言只在天字上見不在道字上始顯道者天之大用所流行其必繇之路也周子言誠以爲靜無而動有朱子謂爲言人道其實天道之誠亦必動而始有無動則亦無誠而抑未可以道言矣

北溪分天道之本然與在人之天道極爲精細其以孩提之知愛稍長之知敬爲在人之天道尤切知此則知誠者天之道盡人而皆有之故曰造端乎夫婦以夫婦之亦具天道也只此不思不勉是夫婦與聖人合撰處豈非天哉

北溪雖是恁樣分別疏明然學者仍不可將在人之天道

與天道之本然判爲二物如兩間固有之火與傳之於薪之火原無異火特麗之於器者氣聚而加著耳乃此所云誠者天之道未嘗不原本於天道之本然而以其聚而加著者言之則在人之天道也天道之本然是命在人之天道是性性者命也命不僅性也若夫所謂誠之者人之道則以才而言才者性之才也性不僅才也惟有才故可學擇善而固執之學也其以擇善而善可得而擇固執而善可得而執者才也此人道敏政之極致有是性固有是才有是才則可以有是學人之非無路以合乎天也有是才必有是學而後能盡其才人之所當率循是路以合乎天也人之可

以盡其才而至於誠者則北溪所謂忠信其開示蘊奧可謂深切著明矣擇善固執者誠之之事忠信者所以盡其擇執之功弗能弗措而己百己千則盡己以實之功也雖愚而於忠信則無有愚雖柔而於忠信則無有柔者故曰十室之邑必有如夫子者焉人道本於天故而君子之學必此為主三達德以此行故若知仁勇則雖為性之德亦誠之發見而須俟之愚明柔彊之餘始得以給吾之用故行知仁勇者以一而不藉知仁勇以存誠雙峰雲峰之說徒為葛藤而喪其本矣繇明而誠者誠之者也明則誠者人之道也惟盡己以實而明乃無不用則誠乃可得而執是以統天下之

道於一而要人事於豫也豫斯誠也仁義禮是皆善者一誠之顯道也天之道也雖人爲有仁義禮之必脩在人之天道也則亦人道也知仁勇所以至於善而誠其身也誠乎身之誠是天人合一之功效所以能行此知之所知仁之所守勇之所作於五倫九經者忠信也人之道也人於知仁勇有愚明柔強之分而忠信無弗具焉人道之率於天者也人道惟忠信爲咸具而於用尤無不通上奇王四行而爲其王雒書中宮之五一六二七三八四九所同資無非此理徵政者全在此其見德也爲知仁勇其所至之善爲仁義禮其用之也於學問思辨行而以博以審以慎以明以篤則知仁勇可行焉仁義

禮可脩焉故曰人道敏政朱子所云表裏皆仁義而無一毫不仁不義及云外有事親之文內盡愛敬之實皆忠信之謂特引而未發北溪顯天德聖功王道之要於二字之中嗚呼至矣哉

聖人可以言誠者而不可以言天道非謂聖人之不能如天道亦以天道之不盡於聖人也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人皆有其一端卽或問所謂惻隱羞惡之發者皆不假於思勉特在中人以下則爲忮害貪昧之所雜而遽夭者多矣乃其藉擇執之功己千己百而後得者必於私欲之發力相過閼使之出而無所施於外入而無所藏於中如此迫

切用功方與道中若聖人則人之所不學慮而知能者旣
咸備而無雜於以擇執亦無勞其理欲交戰之功則從容
而中道矣其然則此一誠无妄之理在聖人形器之中與
其在天而爲化育者無殊表裏融徹形色皆性斯亦與天
道同名爲誠者而要在聖人則終爲人道之極致故章句
云則亦天之道語意自有分寸不得竟以天道言聖人審
矣
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在人之天道所發見而非爲聖人之
所獨得擇善而固執君子之所學聖而非聖人之所不用
所以然者則以聖人之德合乎天道而君子之學依乎聖

功也故自此以後十三章皆言聖合天賢合聖天人一理聖賢一致之旨使不思不勉者爲聖人之所獨得則不可名爲天道天無私凡物皆天道所成使君子之擇善固執爲聖人之所不用則君子終不能循此以至於聖人之域矣而下云明則誠云曲能有誠以至於化云性之德也時措之宜也又豈因他途而底聖境哉且所謂聖人者堯舜文王孔子而已矣堯舜之惟精擇善也惟一固執也問察擇善也用中固執也文王之緝熙擇善也不回固執也孔子之學而不厭擇善也默而識之固執也特於所謂己百己千者則從容可中無事此耳而弗能弗措己百己千爲學利困勉者

之同功非學知利行之必不須爾此自體驗而知之非可徒於文字求支派也截分三品推高聖人既非中庸之本旨且求諸本文順勢趨下又初未嘗為之界斷章句於是不能無訓詁氣矣

脩道聖人之事而非君子之事章句已言之明矣既須脩道則有擇有執君子者擇聖人之所擇執聖人之所執而已即如博學審問豈聖人之不事但聖人則問禮於老聃問官於郯子賢不賢而焉不學君子則須就聖人而學問之不然則不能隱其惡揚其善執兩端而用其中而反為之賊矣耳順不順之分也聖人不廢擇執唯聖人而後能

盡人道若天道之誠則聖人固有所不能而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與能者也聖人體天道之誠合天而要不可謂之天道君子凝聖人之道盡人而要不可曰聖人然盡人則德幾聖矣合天則道皆天矣此又後十三章所以明一致之旨也讀者須於此兩誠者兩誠之者合處得分分處得合認他語意聯貫之妙儱侗割裂皆爲失之

章句分知仁勇處殊少分曉前言知仁勇只平數三德何嘗尊知仁而卑勇且云三者天下之達德所以行之者一則自天道而言唯命人以誠故人性得以有其知仁勇自人事而言則以忠信爲主而後可以行其知仁勇之德於

五達道之開朱子所謂無施而不利者知仁勇之資誠以
爲功也及其知之及其成功則自從容中道以至於未免
愚柔者知皆如舜仁皆如顏勇皆如不流不倚之君子既
不餘知仁勇以得誠況可析學利爲知仁困勉爲勇哉且
朱子前業以生安爲知學利爲仁而此復統知仁於學利
足見語之蔓者必有所窒也唯章句而爲二字較爲得之
以誠之者之功乃以爲功於知仁也然如此此說亦僅無弊
而於大義固然無關至於雙峰雲峰之爲說割裂牽纏於
學問之道釋經之義兩無交涉則吾不知諸儒之能有幾
歲月而以消之於此豈博弈猶賢之謂乎若雙峰以從容

爲勇則益可貲一笑其曰談笑而舉百鈞則有力之人而非有勇之人也要離之順風而頹羊祜之射不穿札豈不勇哉若烏獲者則又止可云力而不可云勇勇力之判久矣有力者可以配仁守而不可以配勇力任重而勇禦侮故朱子以遏欲屬勇存理屬仁存仁之功則有從容竭蹶之別禦侮之勇則不問其從容與否項羽之喑噁叱咤豈得謂其勇之未至哉故朱子曰不賴勇而裕如如賴勇矣則千古無從容之勇士子之語大勇曰雖千萬人吾往矣是何等震動嚴殺先人奪人豈談笑舉鼎之謂哉

學問思辨行章句言目而不言序目者若綱之有目千目

齊用又如人之有目兩目同明故存程子廢一不可之說以證之或問言序則為初學者一向全未理會故不得不緩議行而以學為始其於誠之者擇執之全功固無當也朱子語錄有云無先後而有緩急差足通或問之窮乃以學為急行為緩亦但為全未理會者言爾實則學之弗能則急須辨問之弗知則急須思思之弗得則又須學辨之弗明仍須問行之弗篤則當更以學問思辨養其力而方學問思辨之時遇著當行便一力急於行去不可曰吾學問思辨之不至而俟之異日若論五者第一不容緩則莫如行故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弟子尚然而況君子之以

其誠行於五達道之閒人君一日萬幾而求徹其政者哉

第二十一章

曰性曰道曰教有質而成章者也曰天命曰率性曰脩道則事致於虛而求有其名實者也溯其有質成章者於致虛之際以知其所自來故曰之謂曰自誠明有其實理矣曰自明誠有其實事矣性為功於天者也教為功於人者也因其實而知其所以為功故曰謂之天命大而性小（性屬一人而言）率性虛而道實脩道方為而教已然命外無性性外無道道外無教故曰之謂彼固然而我授之名也誠明皆性亦皆教也得之自然者性復其自然者亦性而教亦無

非自然之理明之所生者性明之所麗者亦性如仁義禮智等而
教亦本乎天明之所生特其相因之際有繼有存成性存存道義
之門有通有復則且於彼固然無分之地而可爲之分故曰
謂之我爲之名而辨以著也眞洵饒緩急之訓未嘗二者
之義
章句云所性而有繇教而入則就性之所凝與教之所成
者言一是移下解說因取聖賢而分賓之以其入語自可通小註
所載朱子語錄及或問所取藍田之說則畢竟於性教兩
字不安孟子言君子所性一所字與所欲所樂一例言君
子所見以爲己性者也觀孟子言耳目口鼻之欲君子不

謂之性則知所性者君子所謂之性非言君子性中之境界而謂見性後之所依據也若其云堯舜性之則要就堯舜之功用而言如動容周旋中禮四事皆推本其性之撰而原其所以得自然咸宜者性之德也而非以性爲自然之詞也至於教非學學非教義之必不可通也則尤明甚繇教而入者賢人之學而必不可謂教者賢人之事故藍田於此亦有所不能誣而必云聖人之所教夫學以學夫所教而學必非教教以教人之學而教必非學學者有事之詞也教者成法之謂也此而可斥使從我之所說則亦何不可抑古人以徇其私見哉要此一節文字自分兩段上

二句以理言下二句以事言於理而見其分則性原天而教自人於事而著其合則合天者亦同乎人而盡人者亦同乎天既顯分兩段則陳氏下二句結上意之說直成鹵莽若夫理之分者未嘗不合則首章已顯明其旨性教原自一貫纔言性則固有其教凡言教則無不率於性事之合者固有其分則自誠明謂之性而因性自然者爲功於天自明誠謂之教則待教而成者爲功於人前二句固已足達其理不待後之復爲申說也愚欲於兩段相承之際爲之語曰聖人之盡性誠也賢人之率教明也誠則明矣教斯立矣明則誠矣性斯盡矣如此則轉合明而可以破

此章之疑然本文云誠則明矣而不云性則無不明矣明則誠矣而不云教則可以至於誠矣是亦足見上二句之未及乎聖人賢人必待下二句誠則明矣一誠字方以言聖人之德足乎誠明則誠矣一明字方以言賢人之學因乎明是章句德無不實八句僅可用以釋下二句誠明二字而上二句則未之釋此章句之疎也聖人之德自誠而明而所以爾者則天命之性自誠明也賢人之學自明而誠而其能然者惟聖人之教自明誠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翕闢變化有其實然則爲等爲殺粲然昭著於萬物之中一鳶飛魚躍之可以仰觀俯察而無不顯自誠而明

者惟其有之是以著之也於天爲命而於人爲性也然其所以不言命者則命唯一誠而性乃有此虛靈不昧之明也聖人之德以其喻乎己者紀綱條理昭晰不忒得以列爲禮樂刑政確然行於天下後世使匹夫匹婦可以與知與能而盡其性自明而誠者推其所已明以爲明爲不誠者明夫天理之固誠而有章有質反之天理而皆非妄也於聖人爲道而於天下爲教也然其所以不言道者則聖人之於道唯率其本明而既立爲教乃使理麗於實也天不容已於誠而無心於明誠者天之道也明者人之天也聖人有功於明而不能必天下之誠明者聖人立教之本

也誠者教中所有之德也賢人志於誠而豫其事於明則不明乎善不誠乎身學問思辨所以因聖而爲功者也此在天在人聖脩教賢繇教之差等固然其有別之旨上二句而在天爲誠者在人則必有其明明授於性而非性之有誠而無明故聖人有其誠而必有明聖之所以盡性而合天者固其自然之發見聖之所明者賢者得之而可以誠明開於聖教而非教之但可以明而無當於誠故賢人明聖人之所明而亦誠聖人之所誠賢之所以學聖人而幾於天者明尤其用功之資始然則性必有明而後教立學必繇明而後因教以入道故曰不明乎善不誠乎身明雖在

天所未有而聖必有自明誠明字屬聖人說在賢必用明則誠矣明字屬賢人說中庸所以要功於誠而必以明爲之階漏也一章之旨大槩如此乃以求以下十二章無不合符末章指示入德之功必以知幾爲首首章平列性道教而必以教爲歸亦無不合符者然則於此章竟刪抹節次混合爲一如陳氏所云下結上者要其立義漫無歸宿而大義不顯子思亦何事爲此區別之言絕天下以作聖之功哉

第二十二章

二十二章以下章句繫之語云言天道也言人道也須知朱子是槩括來說倘題目便人記憶其實則所云言天道

者言聖人之具體乎天道也言人道者言君子之克盡乎人道也聖人自聖人天自天故曰可以贊可以參曰如神曰配天俱有比擬有差等可以者未可而可之詞也曰如曰配者雖異而相如相配也孟子言聖人之於天道固有分別一如言仁之於父子仁者心德父子者天倫仁非即父子則天道亦非即聖人審矣又獨以人道歸君子亦不可人道須是聖人方盡得故言人道章亦曰唯天下至誠爲能化曰大哉聖人之道言天道章亦云能盡其性在天爲命在人爲性盡性固盡人道也論語言性與天道性天之分審矣直至贊化育參天地而後聖人之體天道者見

爲要其體天道者亦以其盡人道者體之爾此等處中庸原要說合見得知之成功之一故於聖人分上說天地之化育天地之道維天之命天地之所以爲大於君子分上說聖人之道峻極于天說誠者自成所以成物說建諸天地而不悖乃至動察靜存之功馴至於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無非此理聖則合天矣賢則合聖矣合聖而於天又豈遠哉諸儒徒區區於生安學利困勉之分而不知盡性即以至命之合大失本旨

或問於第二十章說誠之處推天人之本合而其後人遂有不誠以異乎天者其害在人欲至此章言至誠盡性而

以無人欲之私爲之脈絡此朱子與緊示人語轉折分明首尾具足更不囫圇盖覆其不取程子窮理便是至命之說亦爭此耳蓋誠者性之撰也性者誠之所麗也性無不誠（仁義禮知皆載忠信）非但言誠而即性（性有仁義禮知）誠以行乎性之德非性之無他可名而但以誠也性實有其典禮誠虛應以爲會通性備乎善誠依乎性誠者天之用也性之通也性者天用之體也誠之所幹也故曰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可以分誠與性爲二而相因言之）天用之體不閒於聖人之與夫婦無誠以爲之幹則枝害雜仁貪昧雜義而甚者奪之因我所固有之大用（誠）以行乎天所命我之本體（性）充實無雜則

人欲不得以乘之忮害等無所假託則不雜而誠無不幹乎性性無不
逕乎誠矣抑朱子以盡心為盡其妙用盡性為盡其全體
以體言性與愚說同而盡其虛靈知覺之妙用者豈卽誠
乎於此則更有辨孟子以知言此以行言則知性與盡性
對而於知與盡分知行盡心與至誠對而於心與誠分知
行間者有所未察故以盡心盡性為疑朱子則已別白之
矣盡心者盡其虛靈知覺之妙用所謂明善也至誠者極
至其旁實充滿之大用所謂誠身也存心養性者誠之之
事也盡性者事天之效也君子學繇教入自明而誠則以
盡心為始事聖人德與天合自誠而明則略盡心而但從

誠身始聖人無欲不待盡心以揀乎理欲之界賢人遏欲
以存理者也而遏欲必始於晰欲故務盡心存理必資乎
察理故務知性孟子爲思誠言其義與下言人道諸章義
通不可引作此章之證

章句云此自誠而明之事則盡人物之性贊化育參天地
皆以極明之用也知無不明固明也處無不當則是誠以
成物而亦爲明之效者明之所至誠用皆達也盡人物之
性明只是教而不可謂性則自明誠謂之教乃以言自誠
明者明後之功用既誠以生明而明復立誠其非竟言賢
人之學可知已若賢人則須於人物之性求知之明求處

之當於己之性察而繇之其不能卽謂之教繇矣以此知自明誠明字亦以成德言而無工夫自誠明者亦有其自明誠也直至明則誠矣明字方爲賢人之學而有力不然則此自誠明之事何以不自明止（必處之當故）而朱子所云教化開通處得其理又豈非教之謂乎大抵此等處須要活看如下章言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固非自誠明之事而抑何以先誠而後明耶（自明誠者亦自誠而後明）說此至誠必是有德有位陳氏之膚見也本文云盡人之性盡物之性盡字自在性上說不在人物上說一人亦人也千萬人亦人也用物之宏亦物也用物之寡亦物也豈

孔子之未得位而遂不能盡人物之性耶此與作禮樂不同彼以行於天下言則須位此就其所知所處之人物言則不須位陳氏死認朱子黎民於變時雍鳥獸魚鼈咸若之語便煞著堯舜說不知朱子本文一如字是活語極其至處則時雍咸若而皆非分外然抑豈必時雍咸若而後能盡人物之性以幾於贊化參天也哉

第二十三章

曲云者如山一曲水一曲之曲非一方一隅之謂也從縱上說不從方上說斯道之流行者不息而曲者據得現前一段田地亦其全體流行之一截也總緣此指誠而言固

不可以仁義之一端代之致曲而曲能有誠此等天資與
乍見孺子入井而惻隱之今人自不一格彼特一念之善
發於不知不覺之際恍惚靈動而非有无妄之可據其於
未見孺子之前孺子見已之餘猶夫人之不仁也若此之
曲則大槩皆循義理而行特不能於痛癢關心之處親切
警惺如固有之雖此一曲則實有之而无妄苟能所擇皆
善則所信益實而無有不誠遂俾形著明動變化之效無
不捷得足以知井乍見孺子入井之心所可幾也程朱之
言特借以顯曲爲全體盡露之一節而以擴充盡致字之
義非謂四端之即爲曲也小註既是四端安得謂之曲一

問問者先不曉了朱子亦但就其問處答故不可據為典要若朱子須於事上論不當於人上論之說斯為近之曲者獨於一事上灌注得者誠親切其實此誠元是萬行其械的則發縱基之於射亦是誠之全體見於一曲其事小則其所誠者亦小耳程子引喻亦未為過但所云用志不分則屬乎好學力行而非誠耳誠者周流乎萬事萬物而一有則全眞無二者也一念之誠一事之誠卽全體之誠由至盡性合天更無增加與見孺子入井之心有端而無仁之大用者不同非猶夫四端為一星之火涓涓之水也抑四端如人之有四體手自手而足自足誠如人之有心無定在而無在非其定

在也故一事一念原該全體致之卽充而不待於取譬以旁通則或問悉有衆善之說亦從此而生特未爲之靳定誠字不免有所窒礙如四端之說者蓋惻隱與羞惡殊心餘二亦爾故可目言之爲四並列之爲端誠則同歸而行乎殊塗一致而袚乎千慮雖其一曲亦無有可分派而並立也唯察乎曲之爲曲則衆說紛紜不辨而自定矣

黃氏物格知至之後致曲與固執並行之說甚爲有功於聖學似與龜山學問思辨篤行之說相爲異同乃所謂篤行者元有二義一事之已行者專力以造其極此以執爲篤也衆事之待行者推廣而皆盡其理此以致爲篤也故

曰行之弗篤弗措與上言弗知弗能弗得不同行但期於篤而不可云行之弗成弗措初非以一行之成爲止境也致曲二字收拾盡誠之者一大段工夫學問思辨者致前之功也非博審愼明則曲無以致一曲能誠則旣不患其執之不固而唯是致之宜宏也至於能致則其執一曲而能固者不待言而其用力於學問思辨之深亦可見矣則黃氏之說以著夫擇善以後之功而析爲二二者皆篤行事龜山之旨則以包乎固執之前而統其成也又在讀者之善通爾

在己爲形被物爲著己之感物曰動物之應感曰變六則字皆爲急辭而形則著動則變二層尤是一串事如俗說

允若化也也非但變也瞽瞍底豫則變也舜之感瞍而生其豫者動也瞍因自豫悅而忘其頑者變也起念爲動其幾在動之者而彼未能自主成念爲變變其未動以前之心而得善於己矣

形乘言行動而言善則入聞其言而知其爲善言見其行與動而知其爲善行善動則則言爲法行爲則動爲道與天下共明斯道矣此明字與明則誠矣明字大異而與自誠明明字亦無甚分所謂光輝者敎之行於天下後世者也天下後世之道大明於己之謂光君子之道及於天下後世之謂輝光如日月輪郭爽的赤光白光輝則其迸耀

之自天而下屬於地中閃的暉焰明字與光輝字自別茹者之謂明吐者之謂光此言及物之光輝而云明者言物之所資以爲明己之所施物以明者也如日之光輝令目與鏡得之以爲明故明則動分己與物處雖是一大界限而亦以則字總承之

章句所謂誠能動物者在孟子但就治民獲上順親信友而言實則孟子所言行也而未及於敎也此言明則動者包括甚大兼行之所感與敎之所啓而統言之曰著曰明則有制禮作樂詳刑勅政之事矣若無位之君子則有道足興聞風而起皆其動物之效愚所舉譬喻底孫亦聊指

一端以發字義爾

第二十四章

或問所云術數推驗之煩正以彼至誠之不以祥妖蓍龜爲知其云意想測度之私正以彼至誠之不緣四體之動而知子貢知二君之死亡而夫子以爲不幸以其爲測度也小註所載朱子語錄是門人記成文字時下語不精通其云但人不能見者就理之形見而言已撤開妖祥蓍龜四體等項上面說彼亦皆是此理而此理則非常人之所見其所見必繇象數也至其云蓍龜所告之吉凶非至誠人不能見此又就俗情中借一引證所謂至誠人者亦就

其術中之驚信者言之耳故加人字以别之人者微詞也雲峰不知此意乃認定在象數上知吉凶則甚矣其愚也禎祥妖孽之必有蓍龜四體之先見此是鬼神之誠鬼神體物而不可遺無心於知而昭察兆見者不誣故人得溯之以前知斯鬼神之明也惟誠則明鬼神之誠不可揜者也是以不待至誠而人得因以前知天地間只是理與氣氣載理而理以秩敘乎氣理無形氣則有象象則有數此理或紊則象不正而數不均大而顯著細而微動非至誠之實有其理則據其顯者以爲徵迎其微者以爲兆象數之學所自興也至誠者理誠乎己則惠迪吉迪乎我而卽

吉也從逆凶逆乎我而卽凶凶也如會做文字人看人試闈
文字嘗於其心則知其售不嘗於其心則知其不售卻與
精於卜筮者一例取準所以書云唯先蔽志昆命於元龜
則固已先天而天不違矣鬼神之爲妖爲祥在蓍龜而見
在內體而動者非有意想也至誠之道也在天至誠之人之用
此以知鬼神之所知者則推測之小道也至誠如神與鬼
神同以至誠之道而前知之而善爲術數精於測度者則
精鬼神之誠明以知之是神自效也非彼之能如神也如
董五經知程子之至卻云聲息甚大其所藉者聲息也非
聲息則彼且惘然矣俗有本命元辰來告之說亦是藉當

體之鬼神而程子所云知不如不知之愈直以吾身之誠有不足故藉乎神以爲明而非其明也藉乎神則已與神爲二令其知者一因兩知者又一此二之說也與神爲二則神固誠而已不誠已既不誠乃以篤信夫神之區區者爲誠其亦微矣乃其大端之別則至誠所知者國家之興亡也善不善之禍福也若今日晴明日雨程先生之來不來此亦何煩屑屑然而知之哉聖人所以須前知者亦只爲調變補救思患預防與夫規恢法制代後世而不滅耳一切尖尖酸酸底人事家計則直無心情到上面去又如亡秦者胡點撿作天子既無可如何區處亦不勞知得如

夫子說子路不得其死亦須是警戒他教涵養其行行之氣不滅只似張憬藏一流判斷生死以術其術但國家之興亡夫人之禍福徒以一端之理斷之則失者亦衆如孔子言衛靈公之不喪卽非季康子之所知康子之言非無理也乃必如孔子於善惡得失如冷暖之喻於體亦如王者之自操賞罰酌量皆平則輕重長短緩急宜稱在理上分得分數淸切而氣之受成於理爲順爲逆爲舒爲促爲有可變救爲無可變救直似明醫人又曾自療過己身此病來及看人此病斷不泿變泿喜而所以施之藥石者一無妄投苟嘗試焉而未有不能生之者也其在他人則或

以數測而反知之以理度而反失之唯其理之未實而不達乎神之所以誠也以數測者非其人之能知也因其一念之篤信而神憑之也鬼神之體乎誠而不可揜其道可以前知也以理知者無待於鬼神而與鬼神同其吉凶也至誠之能體夫誠而誠則明其道可以前知也其道同故至誠如神神可以知者無不知矣雲峰無此境界故信不能及而謂必繇妖祥卜筮亦其宜矣

章句云無一毫私偽（盡己則無私以實則無偽）留於心目之間一句是透徹重圍語私者私意也偽者襲義也以己之私意論順逆順於己之私者則以為順逆於己之私者則以為逆如

子路言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則亦不知爲學之足以賊子羔也以口耳所得襲義而取之則所謂順者必有其不順所謂逆者未必其果逆如徒聞喪欲速貧死欲速朽非實得於己而見其必然則速貧而無以仰事俯育速朽而作不孝之俑矣義理本自廣大容不得私本自精微非僞所及而禍福興亡一受成於廣大精微之天道則必其廣大無私精微不僞者然後可與鬼神合其吉凶而不爽若此者豈但如小註所云能見蓍龜吉凶之至誠人乎故章句或問而外朱門諸子所記師言過口成誦讀者當知節取

第二十五章

此章本文亘自清順而諸儒之言故為紛糾徒使歧路亡羊總以此等區處一字不審則入迷津如第一句章句下個物字第二句下個人字止為道理須是如此說不容於誠則遺夫物而以道委之物實則兩自字卻是一般皆指當人身上說故或問復取程子至誠事親則成人子至誠事君則成人臣之說以為之歸繇章句言則該乎物而論其本然繇程子之言則歸乎當人之身而論其能然兩說豈不自相矛盾須知章句於此下一物字是儘着道體說教圓滿而所取程子之說則以距游楊無待之言誤以自為自然之自而大謬於歸其事於人之旨也故章句又云

誠以心言曰心則非在天之成萬物者可知矣乃此所云心又與或問解第二節以實理實心分者不同或問所云實心者人之以實心行道者也章句所云心者謂天予人以誠而人得之以爲心也此心字與性字大略相近然不可言性而但可言心則以性爲天所命之體心爲天所授之用仁義禮知性也有成體而莫之流行者也誠心也無定體而行其性者也心統性故誠貫四德而四德分一不足以盡誠性與生俱而心繇性發故誠必託于仁義禮知以著其用而仁義禮知靜處以待誠而行是以胡史諸儒竟以誠爲性者不如章句之言心也乃所謂心則亦自人

固有之心備萬物於我者而言之其與或問所云實心固
大別也知此則程子之以能然言者一章句之說爲本然
者也抑所謂以心言以理言者爲誠者而道四字釋耳非
以釋夫自成自道也若本文之旨則誠與道皆以其固然
之體言之又皆兼人物而言之自成自道則皆當然而務
致其功之詞而略物以歸之當人之身若曰天所命物以
誠而我得之以爲心者乃我之所以成其德也天所命我
以性而人率之爲道者乃我之所必自行焉而後得爲道
也以誠自成而後天道之誠不虛自道夫道而後率性之
道不離誠麗乎物以見功物得夫誠以爲幹萬物皆備之

誠心乃萬物大成之終始誠不至而物不備於我物不備則無物矣故君子知人心固有其誠而非自成之則於物無以爲之終始而無物則吾誠之之功所以凝其誠而行乎道其所爲自成自道者一皆天道之誠率性之道之所見功是其以體天而復性者誠可貴也而又非恃天之畀我以誠顯我以道遂可因任而自得之爲貴則所貴者必在己之自成而自道也惟君子之能誠之也誠之則有其誠矣有其誠則非但成己而亦以成物矣從此以下理事雙顯以此誠也者原足以成己而無不足於成物則誠之而底於成其必成物審矣成己者仁之體也成物者知之用也天命

之性固有之德也而能成己焉則是仁之體立也能成物焉則是知之用行也仁知咸得則是復其性之德也統乎一誠而已物胥成焉則同此一道而外內固合焉道本無不宜也性乎誠而仁知盡焉準諸道而合外內焉斯以時措之而宜也君子誠之之功其能有誠也如此是其自成者卽誠也人而天者也自道者卽道也身而性焉惟天道不息之妙必因人道而成能故人事自盡之極合諸天道而不貳此繇教入道者所以明則誠焉而成功一也此章大旨不過如此以是考諸儒之失得庶不差矣

此章之大迷在數字互混上朱子爲分析之以啟其迷乃

後來諸儒又執所析以成迷此訓詁之學所以愈繁而愈離也自成自字與己字不同己對物之詞專乎吾身之事而言也自則攝物歸己之謂也朱子恐人以自成爲專成夫己將有如雙峰之誤者故於章句兼物爲言乃迷者執此而以爲物之成也固有天成之而不因乎人者矣遂舉自成而一屬之天理之自然則又暗中游楊無待之旨而不覺乃本文之旨則謂天道之誠（此無待）我可以自成其心而始可有夫物也（此有待）故誠之爲言兼乎物之理而自成則專乎己之功誠者己之所成物之所成而成之者己固自我成之物亦自我成之也又言誠而更言道前云誠者

天之道此雙峰之所繇迷也不知道者率乎性誠者成乎心心性固非有二而性爲體心爲用心涵性性麗心故朱子以心言誠以理言道章句已云性即理也則道爲性所賅存之體誠爲心所流行之用賅用存故可云費流行故可云無息諸儒不察乃以性言誠則雙峰既不知朱子異中之異而諸儒抑不知朱子同中之異也又章中四物字前二物字兼己與物而言兼物與事而言則或下逮於草木禽獸者有之然君子之誠之也自以處人接事爲本務如小註所云視不明聽不聰則不聞是物不見是物而同於無物不聞不見者同於己之無耳無目也不聞是物不見是物者同於己之未視是

物求聽是物也然要必爲己所當有事者而其終始之條理乃不可略若飛鳥之啼我側流螢之過我前卽不明不聰而亦何有於大害哉誠者物之終始不擇於我之能有是物與否而皆固然則可下洎於鳥獸草木而爲言若夫不誠無物固已捨草木鳥獸而專言人事矣顧此無物字則猶兼己而言而不如下成物物字之與己爲對設之詞蓋無物之物大要作事字解或問言之極詳特不可以事字易之則如楊氏無君之非不忠墨氏無父之非不孝也言筌之易墮有倚則偏故北溪引季氏旅倚以祭雖爲切當而未云與不祭何異語終有疵不如云與無鬼神何異

或云與無祭主何異之爲當也又物之終始一終字與下無物一無字相去天淵無者無始也並無終也始者固有始也而終者亦有終也程子以徹頭徹尾言終始則如有頭有尾其成一物有始有終其成一物其可以頭爲有尾爲無乎小註中向於有向於無之云乃備自天之所以賦物者而言而不該乎人之所受於天之誠須知誠者天之道大段以在人之天爲言而在天之天則人所無事而特不可謂其非以誠爲道耳乃向於無一無字止當死字看與本文無字不同卽在天而言如生一遊姓者爲始遊姓者之死爲終其生之也向於有其死之也向於無若夫誠

所不至而無此物則如天下原無此趙姓之人既已不生何得有死況於在人之天而兼乎理與事矣則始者事之初也終者事之成也尤非始有而終無也若以生死而言則必全而生之全而歸之而後爲誠之終若泛然之人氣盡神離而死也則其不誠固已久矣而又何得謂之終哉故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是知終者成之詞與大學事有終始之終相近而不可以澌滅殆盡爲言且死者亦既有死矣與於無之謂矣無者非所得有也非其終之謂也楊氏無君而可謂君之終墨氏無父而可謂父之死乎以此知程子徹首徹尾之義爲不何易朱子推廣之曰自始至

終皆實理之所爲言尤明切乃又曰至焉之終始即其物之終始則又以開斷處爲終則亦或問之疵不可不揀其毫釐之謬者也又章句釋性之德也云是皆吾性之固有以理言而不以功效言乃上云仁者體之存則必有存其體者矣知者用之發則必有發其用者矣則小註所云盡己而無一毫之私僞因物成就各得其當克己復禮知周萬物而或問抑云子思之言主於行固皆就君子之功效而立說性之德也二句順頂上文更無轉折不得以仁知非成己成物者已成之德則亦不得以性之德合外內之道爲自然之理矣故愚於此以理事雙說該盡此七句之

義而性字之釋則既可與性道之性一例亦可以堯舜性之也之性爲擬猶夫唯天下至誠爲能化卽爲不思不勉之至誠亦卽致曲有誠之至誠也中庸每憑渾淪說極合學者誤墮一邊唯朱子爲能雙取之方足顯君子合聖聖合天事必稱理道凝於德之妙下此如譚顧諸儒則株守破裂支且不逮而於理何當哉至於史伯璿許東陽之以自成爲自然而成饒雙峰之以合外內而仁知者爲誠云峰之以性之德爲未發之中則如卜人之射覆恍惚億測歸於妄而已

第二十六章

天之所以爲天者不可見繇其博厚高明悠久而生物不測也則可以知其誠之不貳至誠之所存者非夫人之易知唯聖知之繇其博厚高明悠久之見於所徵者則可以知其誠之不息此自用而察識其體中庸確然有以知之而曰故至誠無息故字須涵泳始見章句以其非大義所關而略之饒胡智不足以知此乃云承上章而言上章末已云故時措之宜也連用兩故字豈成文理朱子業已分章矣猶如此葛藤何也

所謂徵者即二十二章盡人物之性之事亦即二十七章發育峻極禮儀威儀之事亦即三十一章見而敬言而信

行而說之事悠遠博厚高明卽以狀彼之德被於人物者無大小久暫而無不然也則至誠之一言一動一行皆其悠遠之徵文王之時周道未成而德之純也已與天同其不已北溪唯堯舜爲能然之說是以年壽論悠久也其亦末矣

一二者數也壹貳者非數也壹專壹也貳間貳也游氏得一之說不特意犯異端而字義亦失老氏云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其所謂一者生二生三之一卽道失而後有德德失而後有仁義之旨元之又元沖而不盈者曰一有德則與道爲二矣有仁義則終二而不一矣得一者無二

之謂必無仁無義而後其一不失也維摩經所言不二法門者亦卽此旨是豈非邪說之宗耶若中庸之言不貳也則元亨利貞時乘六龍而大明終始固無所不誠而豈但二哉二亦不貳三亦不貳卽千萬無算而亦不貳也彼言一粒粟中藏世界而此言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豈相涉哉且誠之不至而有貳焉者以不誠閒乎誠也若夫天則其化無窮而無有不誠之時無有不誠之處化育生殺日新無已而莫有止息焉爲元爲亨爲利爲貞德無不有行無不健而元亦不貳亨利貞亦無非不貳豈孤建一元而遂無亨利貞以與爲對待之謂乎故至誠之合天也仁

亦不貳義亦不貳三百三千森然無閒而洗心於密又豈如老氏所云得一以爲天下貞哉得一則必不可爲天下貞如得南則不正乎東得仁則不正乎義故曰所惡於執一者爲其賊道舉一而廢百也若其云可一言而盡者則與第二十章所云所以行之者一也一例不斥言誠而姑爲引而不發之詞非謂一言可盡而二言卽不可盡也猶夫子之言一以貫之而不容斥指其所貫之一曾子以忠恕答門人則猶章句之實一以誠也聖人於此等處非不欲顯而脩辭立誠不能予人以易知而煞爲之說以致銖絫之戾於理緜忠恕者曾子之所得於一而聖人非執忠恕以爲一天地之道可以在人之誠配而天地則無不

誠而不可以誠言也云誠者天之道以在人之天言耳乃天地之所以生物不測者惟其一言可盡之道爲物不貳者卽在至誠之所謂誠至誠之所以必徵爲博厚高明悠久者惟其得乎天地一言可盡之道以誠至而無息一言而盡配以聖人之至誠爲物不貳配以聖人之無息非謂一言之居要而無待於二審矣無息也不貳也不已也其義一也章句云誠故不息明以不息代不貳蔡節齋爲引伸之尤極分曉陳氏不察乃混不貳與誠爲一而以一與不貳作對則甚矣其惑也天地之不貳惟其終古而無一息之閒若其无妄之流行並育並行川流而萬殊者何嘗有一之可得諸

儒不察乃以主一不雜之說強入而爲之證豈天地之化以行日則不復行月方生柳則不復生桃也哉至誠者以其表裏皆實言也無息者以其初終不閒言也表裏皆實者抑以初終無閒故曰至誠無息而不曰至誠則不息可一言而盡者天載之藏無妄也其爲物不貳者天行之健不息也藏諸用而无妄者顯諸仁而抑不息故曰道可一言而盡而爲物不息道以幹物物以行道道者化之實物者化之用不曰道不雜二而生物不測也道者本也物者體也化也道統天體位天而化行天也嗚呼言聖言天其亦難爲辭矣而更益之妄乎

第二十七章

如脩祖廟陳宗器設裳衣薦時食以至旅酬燕毛等則禮儀威儀之著爲道者也如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明之而治國如示諸掌者則聖人之道所以發育萬物峻極于天者亦可見矣關雎麟趾之精意發育峻極者也故下以高明廣大言之得此以爲之統宗而周官之法度以行則禮儀威儀之備其精微而合乎中庸也自聖人以其無私無欲者盡其性而盡人物之性則發育萬物之道建矣盡人物之性而贊化育參天地則峻極于天之道建矣中庸一力見得聖人有功於天地萬物故發端卽說位育如何可云

不成要使他發育故知小註朱子之所云必其門人之誤記之也況其所云充塞者亦必有以充之塞之而豈道之固然者本充塞乎道之固然者天也其可云天充塞天地耶即使云天地之化育充塞天地此亦不待言而自然言之爲贅矣章首說個大哉聖人之道則是聖人所脩之道如何胡亂說理說氣易云聖人以茂對時育萬物詩云文王在上於昭于天須是實有此氣象實有此功能而其所以然者則亦其無私無欲盡高明廣大之性以盡人物之性者也乃聖人脩之爲道亦必使天下之可其繇則所謂精一執中所謂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者皆道之可以詔夫

後之君子者也中庸說人道章更不從天論起義例甚明於此更著聖人二字尤爲顯切德性者天道也亦在人之天道德性之尊者聖人之道也尊德性者君子之功也雙峰用小註之意而益引人入棘刪之爲宜

章句以存心致知分兩截此是千了萬當語雙峰以力行生入史伯璿業知其非而其自爲說又於致知中割一半作力行此正所謂騎兩頭馬者總緣他於本文未得清切故爾膠轕知行之分有從大段分界限者則如講求義理爲知應事接物爲行是也乃講求之中力其講求之事則亦有行矣應接之際不廢審慮之功則亦有知矣是則知

行終始不相離存心亦有知行致知亦有知行而更不可分一事以爲知而非行行而非知故饒史之說亦得以立也乃此章句所云致知者則與力行大段分界限者也本文云盡精微盡者析之極也非行之極也於察之則見其精微於行之則亦顯著矣道中庸者以之爲道路而不迷於所往也如人取道以有所適其取道也在欲行之日而不在力行之日也知新之爲知固已崇之爲言尙也以禮爲尙知所擇也使以爲力行之事則豈禮本卑而君子增高之乎是本文之旨固未及乎力行審矣乃其所以不及力行者則以此章言聖人之道之大而君子學之之事則

本以言學而未及功用其次致曲一章自君子德之成而言之故不遞至誠之道以發端而但從成德發論乃因以推其行之誠著明而效之動變化此章以君子脩德而言故須上引聖道之大以著其功之所自準而其後但以凝道爲要歸而更不言行道凝也者道之有於心也行也者道之措於事也有於心而後措於事故行在凝之後待第二十九章言本身徵民而後言行則方其脩德固以凝爲期而未嘗期於行也且君子之所凝者至道也聖人之大道也發育峻極禮儀威儀之道也於以脩夫至德而凝其育物極天之道則靜而存之於不言不動不賞不怒之中

於私於欲能不行焉而非所措諸躬行者也固不可謂之行也於以脩夫禮儀威儀之道而凝之以待行焉則行之有時矣生今不能反古也行之有位矣賤不能自專也唯其道之凝而品節之具在己也居上而際乎有道則以其所凝者行之居下而際乎無道則不能行而固凝焉說夏而學殷周夫子固已凝之而不信弗從固未之行也要此以理道之大者爲言而優優之大用又必德位相資而後可行者故於精微盡之中庸道之新知之敦崇之使斯道體驗於己而皆有其條理則居上可以行而爲下則雖不行而固已凝矣此子與顏淵論治所以可損益四代之禮

樂而非以為倍亦凝也而非行也至於孔子作春秋而行天子之事則固在從心不踰矩之餘變化達天而非君子脩德凝道之所至是以中庸言聖必推其合天言君子則但推其合聖亦自然不可齊之分數也蓋此章所謂道與第十三章十五章言君子之道者不同此聖人盡性參天創制顯庸之大用必時位相配而後足以行非猶夫子臣弟友隨地自盡之道無日無地而可不行則必以力行為亟也如此則饒史之論不足以存而道中庸者但顏子之拳拳服膺而卽然非必如大舜之用中於民崇禮者孔子之學三代而卽然非必周公之成德也

故者乃詳繹其舊之所得而以爲非道問學之事乃尊德性之功此極不易理會乃言舊所得則行焉而有得於心者矣而其所以有得者豈非性之見功乎章句以時習證此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似此境界豈不是尊德性事以性之德言之人之有知有能也皆人心固有之知能得學而適遇之者也若性無此知能則應如夢不相接續故曰唯狂克念作聖念不忘也求之心而得其已知已能者也抑曰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此天之所與我者心官能思所以思而即得得之則爲故矣此固天之所與我者而豈非性之成能乎以德之成性者言之則凡觸於事興於

物開通於前言往行者皆天理流行之實以日生其性者也繼之者善而成之爲性者與形始之性也成以爲性而存存以爲道義之門者形而有之性也今人皆不能知此性性以爲德而德即其性故之爲德性也明矣奉而勿失使此心之明者常明焉斯其爲存心而非致知也亦明矣

第二十八章

考文只是辨其點畫形似若漢獄史以止句爲苛馬援所論將軍印篆錯謬宋人陜失冉切从夾陝侯夾切从夾二州印文相亂之類須與考定然此又以建國之初定一代之文者爲言如博古圖所繪商器欵識文字儘與周異質文之別若

然可見皆周公於商之舊文所損益者多矣或問引秦以
小篆隸書爲法證此極當洪武正韻有御定篆隸等字亦
其遺意若文已頒而或亂之則雖非天子亦得而糾正之
也朱子語錄謂如大(徒蓋切)字與作大(一割切)字及東陽所云
名其字之聲者皆誤五方聲音之不正如閩粵人呼花爲
敷巴切紅爲房容切北人呼師爲商知切賊爲何爲切雖
聖人而在天子之位亦無如之何也
朱子語錄分有位無德而不敢作禮樂爲不自用有德無
位而不敢作禮樂爲不自專孔子不從夏商爲不反古文
義極順章句云孔子不得位則從周而已語有抵在孔子

之必從周者以時也孔子卽大用於當時亦不得擅改周制必若周公居鼎革之際方得成其制作之功然無位而擅爲斟酌損益亦是自專若能說夏禮便純用夏禮旣學殷禮便純用殷禮方是反古非天子一節以見賤之不可自專今天下一節以見生今之不可反古下章言上焉者下焉者正從此分去

第二十九章

章句云鬼神者造化之跡也造化者天地之用故黃河饒與天地同用之言甚爲分曉乃細玩章句於造化下加一跡字則又自造化之已然者而言之而非但用與體之別

云考云質云俟無殊其云本云徵云建則考之質之俟之者皆君子也質如質成之質是君子嘗以此道質正於鬼神矣天地之所以爲道者直無形跡故君子之道託體高明便不悖於天之撰流行不息使不悖於天之序立體博厚便不悖於地之撰安土各正便不悖於地之理然而天地之所見於人者又止屈伸往來陰陽動靜之化則已非天地之本體故可云小德川流而不分此德曰仁曰義曰禮曰知可云大德敦化而不可曰誠則亦無所取正而質而特可曰建若鬼神則可以誠言之矣以其屈伸往來盡其實而必信也斯亦可以仁義禮智言之矣其生者仁其

止者義其充滿者禮其昭明者知也故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禮樂固以法陰陽之化而亦可通鬼神於求之聲求之氣之閒矣質以其所質乎造化者爲禮爲度爲文非抑鬼神之所伸而揚鬼神之所屈質以其對越乎靈爽者則以禮以度以文而行事乎鬼神伸者可迎其來屈者可紹其往君子之以其三重之道質之於鬼神以證其得失蓋無異於三王之有其成憲而可考其質之而無疑也乃以毅然行其三重而卽或損造化之有餘益造化之不足亦無憂其心跡之差蓋不異於庶民之有好惡而可徵中庸此語原非虛設果有其可質之理果有其質之之事

非但如小註所云龜從筮從取諸不可必之影響而北溪之言曰鬼神天理之至語尤顯項天理之至者天地是也建之而不悖者也豈鬼神哉

第三十章

章何此言聖人之德一句與就譬如天地四句說雙峰乃云此章言孔子之德大為不審或問言上律下襲之迹更時周易云云皆言道也非言德也又推之於古聖王迎日推策云云亦言道也非言德也下云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亦言天地之道也非言天地之德也天覆地載日月之明四時之行只是天道其所以能括此道

而統之分爲道而各紀之則章句所謂所以不害不悖所以竝育竝行者乃德也於堯舜曰道於文武曰法言道言法則皆非德也述其道明其法則亦仲尼之道也故祖述憲章上律下襲者道也其爲斟酌帝王律天襲地之統紀以咸宜而不息者德也其統之也則如無不覆載之咸備無缺四時之具以成歲日月之具乎晝夜仲尼敦化之德也其紀之也則如天所覆地所載之品彙各成四時之各正其序日月之各行其陸仲尼川流之德也凡此一章皆以見天道聖道其大也一本於德與二十七章意略相同彼言君子之所以凝聖道者在脩德以聖人之道原繇聖

德而凝此言聖人之能合天道也唯其德以天之所以爲大者原依天德而成中庸三支皆始乎道而極乎德中庸其至矣乎以下八章言道也至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則以見行道明道者唯聖德也道不遠人以下皆言道也至哀公問政一章始推知仁勇爲行道之德而一本於誠於以見自子臣弟友五達道以至天人制作凡其經修之者唯德也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以下皆言道也天地聖人君子之道至二十七章而後言君子之凝此著明變化成己成物之至道本於尊性道學之德至此而後言聖人之備此盡人物參天地博厚高明悠久之道本於川流敦化

之德德至而道乃以至德大而道乃以大也故末章一歸重於德而始推德之自入以明致中和而以位以育之本終贊德之所極以著靜存動察盡性至命之功全篇大義以德爲基以誠爲紐其旨備矣明乎此則許史諸儒强以知仁勇立柱及强以費隱小大爲第三支作骨脈者徒增葛藤曾何當耶第一支知仁勇之義至第二支而始顯第二十章第二支誠之爲義至第三支而始詳乃其言德也以知仁勇爲性之德所以脩率性之道而爲敎之本以誠爲心之德則以盡天命之性而以爲道之依紀乎敎是以有其萬殊而知仁勇則所以應事酬物而川流不遺統夫道是

以行其一本而誠者則不貳以生不測而敎化不息此又小德大德合知仁勇於一誠而以一誠行乎三達德者也以天地言之則其大明終始者知也品物流形者仁也時乘六龍者勇也其无妄以爲大宗者則所謂一言可盡而在人爲誠者也自其化而言則見功於人物者誠爲天之道自其敎化而言之則立載於無聲無臭者誠固爲天地之德然在道而可名言之曰誠在德則不可斥言誠而但曰大則誠爲心德而天固無心也乃天地之德雖不可名之曰誠而仲尼配天之德則可曰所以行之者一而亦可曰誠故下又以唯天下至誠爲言合離之際微矣哉

第三十一章

聰明睿知以至誠之本體言誠則明矣明非但知之謂也或問兼安行言之爲盡其義如大學之言明德該盡緝熙敬止恂慄威儀具衆理應萬事者統以一明與致知之知偏全迥別耳無所蔽其聞之謂聰目無所蔽其見之謂明思無所蔽其覺之謂睿心無所蔽其知之謂知人欲淨盡天理流行則以之知不待困學以之行不待勉强也若下四德則因事而用仁以容其所待容之衆義以執其所必執之宜禮以敬其所用敬之事物知以別其所當別之是非其云文理密察原以斷事之知言自與睿知之知不同

齋辨之知乃靜中見理感則能通其辨在昭昏而不在是非也小註所載朱子之說顯與或問相悖至所云破作四片破作八片蒙頭塞耳全無端緒必其門人之傳訛非朱子之言也

第三十二章

章句云夫豈有所倚著於物一物字定何所指小註中自有兩說其云爲仁繇己而繇人乎哉則是物者與己對者也其云不雜必力去思勉則是物者事也兩說似乎難通乃孟子曰物交物則外物與己耳目之力而皆謂之物蓋形器以下之統稱也本文三句之中理事異致各有其倚

則各有其不倚所云倚者統詞也凡其所倚即謂之物則
章句所云物者亦統詞也以經綸天下之大經言之則其
所不倚者不倚於外物而非不倚於心力之謂所以然者
人倫之事以人相與爲倫而道立焉則不特盡之於己而
必有以動乎物也盡乎己者己之可恃也動乎物者疑非
己之可恃也自非天下之至誠則倚父之慈而親始可順
倚君之仁而上以易獲其倚之於己者既然則以立天下
之教亦但可爲處順者之所可率繇而處變則已異致唯
夫天下之至誠肫肫其仁極至而無不可通則雖如舜之
父文王之君而我所以事之者一無不可與天下其見而

其繇之初不倚君父之易順易獲而相得以章也乃若心力之必盡則如舜如文其爲怨慕爲竭力爲小心爲服事則固同於困勉者之篤行非不思不勉而無待於心力此以知以物爲外物而云不繇人者爲大經言也至於立天下之大本則初無所因於人卽欲倚之而固不得特其不聞亦式不諫亦入之卓然有以存之於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斯至誠之淵淵其淵者涵天下萬事萬物之節於靜深之地不但學問之事無所藉於耳目而警覺之幾亦無所資於省察理以不妄而存而非擇理以固執欲以從心而不踰而非執理以拒欲未有所喜樂而天下之待喜待樂

者受益焉未有所怒哀而天下之待怒待哀者聽裁焉要皆藏密以立道義之門而操執之心力不與焉此不靠心力之說爲大本言也若夫知天地之化育則至誠之淸浩其天者其心之正卽天地之心其氣之順卽萬物之氣於其所必化而知其化於其所必育而知其育不但非倚心力以推測而亦不如介然通天地之情介然知萬物之感者倚天地之所著見萬物之所往來者以爲知之之要此如仁恕之分恕有推有譬而卽倚於情仁之欲立欲達無所倚於感也知化之事其爲用最密而所攝最大則其有倚無倚之分爲際尤微此朱子所云自知得飽何用靠他

物去此物字之義又即以天地制化育之理萬物受化育之迹而言也則不但不以對己之物爲物並不但以在己之耳目心力爲言矣經綸有迹者也立本有主者也知化則無聞字如者也其見功愈微則其所倚者愈微而其所謂物者愈細乃在立本之所謂物以性爲主而以形爲客知化之所謂物則凝於我之誠爲主而誠之察於天地萬物與我相爲爲動者爲客則在立本而言物者專於己之中在知化而言物者通於己之外此又以翕闢而分表裏也勉齋不思不勉之說亦止可爲立本言而不能通於經綸知化合朱子所言而後盡其旨均云倚均云物同中之異

不明欲以一語煞盡之鮮不泥矣

既云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爲又云其淵其天非特如之而已則似至誠之德非至聖所能比擬潛室雙峰皆執此語强爲分析如夢中爭夢析空立界徒費口舌乃朱子又謂外人觀其表但見其如天如淵至誠所以爲德自家裏面眞是其天其淵雖小異前說終是捕風捉影上章云溥博如天淵泉如淵發之時出之上則固自其足出未出者言之章句固曰五者之德充積於中則亦自家裏面之獨喩者而非外人之所能見可知已東陽迷謬執泥乃謂聖人見得聖人眞是天眞是淵眾

人見其如天如淵似此戲論尤爲可惡楞嚴經言比邱入定鄉僧窺之唯見水而不見人如此方是聖人見聖人眞是天淵之的實證據不然則亦如之而已爾聖德既不易知而又撮弄字影橫生億計其岐更無瘳矣如實思之言如言其果有別耶前章所云如天如淵之天淵兼德與形體而言天者靑霄之謂也淵者深澤之謂也指天淵之形體以擬其德之相肖也此云其淵其天之天淵則以德言耳化育之廣大卽謂之天有本之靜深卽謂之淵非指靑霄深澤而爲言也前章云溥博卽此其天者也云淵泉卽此其淵者也此所云淵淵卽如淵之謂也浩浩卽如天之

謂也是詞有一順一逆之別而文義一也非聰明聖知達天德者但不知其經綸立本知化之統於誠以敦化而經綸之篤厚立本之靜深知化之廣大即不謂盡人知之而亦非待於至聖凡有血氣者之尊親亦但於其見而敬之言而信之行而說之至於足以有臨足以容執敬別之德充積在中溥博淵泉與天淵合撰者自非至聖之自知亦孰能知之朱子緣認三其字其說本於游氏游氏之言多所支離或借逕佛老以侈高明朱子固嘗屢闢之矣至此復喜其新奇而曲從之則已浸淫於釋氏而不知釋氏所謂理事一相地水火風皆從如來藏中隨影出現正自家

裏面眞是天淵之旨若聖人之教理一分殊天自天也淵自淵也至誠自至誠也豈能於如淵如天之上更有其淵其天當體無別之一境哉

廣平以上章爲至聖之德此爲至誠之道語本有病必得朱子誠卽所以爲德一語以挽救之而後說亦可通使其不然則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可不謂之德而謂之道乎經綸立本知化道之大者也乃唯天下至誠爲能之則非備三者之乃爲至誠而至誠之能爲三者故曰誠卽所以爲德德大以敦化而道乃大也上章因聖而推其藏故五德必顯然至於言及時出則亦道矣蓋言聖則已

屬道有臨而容執敬別皆道也故推其足以者有川流之德以原本其道之咸具於德也此章之言道者唯大經大本化育則道也所以經綸之立之知之者固德也肫肫淵淵浩浩之無倚者皆以狀其德矣蓋言誠則已屬德仁也淵也天也皆其德也故推其所爲顯見於天下者而莫非道之大也以此言之則屬乎道德之分亦無當於大義而可以不立矣是以朱子雖取其說而必曰非二以救正之乃朱子之自爲釋也則固曰承上章而言大德敦化又已明其言德而非言道矣然其所爲存游氏之論者則以末一節或執鄭康成之說將疑大至誠至聖之爲兩人故必

分別大經大本化育之爲道而聰明睿知仁義禮知之爲德固有不妄違以立誠者之爲大德有其大德而聖德乃全有其聖德而至誠之所以能體夫大道之縕奧可得而知誠則明明而後誠無不至也故朱子曰此非二物又云此不是兩人事其以言至聖之躬體而自喩之固已明矣然朱子於此則已多費轉折而啟後人之疑是其爲疵不在存游氏瓜分道德之說而在輕用康成唯聖知聖之膚解康成之於禮其得當者不少而語及道德之際則豈彼所能知者哉因仍文句而曰唯聖知聖則其訓詁之事畢矣朱子輕用其說而又曲爲斡旋之則胡不直以經綸立

本知化爲聖人之化而以至誠之不待有倚而自肫肫淵淵浩浩者爲敦化之德之爲妥乎惟無倚之仁無倚之淵無倚之天肫肫淵淵而浩浩故根本盛大而出不窮而大德之所顯所藏極爲深厚自非躬備小德者不足以知之唯其有之乃能知之因有其敦化者而後川流不息既極乎川流之盛自有以喻其化之所自敦矣如此則豈不庶了串徹有以盡夫中庸之條貫而不爽夫章句之支節何居乎又存康成之言以爲疑府而復假廣平之說以理亂絲耶鄭說汰則游說亦可不習矣至有吮康成之餘瀋如新安所云知堯舜唯孔子者則適足以供一哂而已

第三十三章

末章唯言德而更不及道所以爲歸宿之地而見君子之得體夫中庸者實有德以爲之體也民勸民威而天下平道亦大矣而非遵道而行之可致也君子之道皆君子之德成之前已詳釋

君子之道言君子爲學修教之方此一段且統說自立心之始至德成道盛之日一闇然而日章也因與費隱諸章言君子之道者別然曰闇然則有其闇然之實矣存養省察是曰日章則有其日章之事矣測至於天下平雲峰誤看章句下學立心四字遂以君子小人立心之不同求異於第二章殊

爲不審小人是不知而妄作者如叔孫通之類其亦有道則所妄作之道也旣已妄作故的然可觀而後不可繼若但其立心也則何的然之可見的然者如射的之可見也且本未嘗有而又何亡哉

爲己是立心之始規畫得別君子小人到底分別卽從此差異知遠之近三句乃入德之初幾方是揀着下手工夫以詩證之爲己者惡文著而不尙錦也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則知錦而衣之也到此卻不更說尙絅事或問用心於內不求人知然後可以愼獨一轉甚淸切爲己是大架步始終皆然知近知自知微是愼獨入手工夫內

省無惡從此而起陳氏用又能二字轉下則爲己愼獨乎分兩事非知學者也愼獨固爲己之一大端也

知者知其然而未必其能然乃能然者必繇於知其然故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則可與省察存養而入無言不顯之德矣知見於彼者繇於此則知民勸民威而天下平之不在賞罰之施而德之顯也知者乎外者之本乎內則知微之著於動信之著於言者不在其動與言而在不動不言之所存也知有諸內者之形諸外則知潛雖伏而孔昭內省無惡而不可及之德成也三語一步漸緊一步而以意爲入德之門是三知相爲次而入德之門雖在

愼獨先儒謂誠意爲玉鑰匙蓋本於此諸說唯何潛齋得之惜於知遠之近何未與貼明何意盡疑奏假無言二段爲成德之效非入德之事不知知德之所成則知所以入之功效原相準也

存養省察之先後史伯璿之論可謂能見其大者矣其云有則俱有誠有以察夫聖功之不息其云動靜無端則又以見夫理事之自然而立言之序互有先後所以無不可者則抑有說中庸之言存養者卽大學之正心也其言省察者卽大學之誠意也大學云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是學者明明德之功以正心爲主而誠意爲正心加愼之事

則必欲正其心而後以誠意爲務若心之未正則更不足
與言誠意此存養之功所以得居省察之先蓋不正其心
則人所不知之處已亦無以自辨其孰爲善而孰爲惡且
昏瞀狂迷並所謂獨者而無之矣此章句於首章有既嘗
戒懼之說而大學所謂毋自欺者必有其不可欺之心此
云無惡於志者必有其惡欺之志如其未嘗一日用力於
存養則凡今之人醉夢於利欲之中直無所欺而反得慊
無所惡而反遂其志矣故大學以正心次脩身而誠意之
學則爲正心者設中庸以道不可離蚤著君子之靜存爲
須臾不離之功而以慎獨爲加謹之事此存養先而省察

後其序固不紊也大學云意誠而后心正要其學之所得則當其靜存事未兆而念未起且有自見爲正而非必正者矣動而之於意焉所以誠乎善者不欺其心之正也則靜者可以動而不爽其靜夫乃以成其心之正矣然非用意於獨之時一責乎意而於其存養之無閒斷者爲遂疎焉亦猶家齊而后國治欲治其國之心始終以之而治國之功大行於家齊之後則君子之化爲尤遠也知動之足以累靜而本靜之所得以治動乃動有息機而靜無閒隙動有靜而靜無動動不能該靜而靜可以該動則論其德之成也必以靜之無閒爲純一之效蓋省察不恆而隨事

報功存養無期而與身終始故心正必在意誠之后而不言之信不動之敬較無惡之志而益密也此省察先而存養後其序亦不紊也蓋於學言之則必存養以先立乎其本而省察因之以受則首章之先言戒懼以及慎獨者因道之本然以責成於學之詞也即大學欲正其心先於欲誠其意之旨於德言之則省察之無惡者過欲之功微於動而動罔有間存養之恆敬恆信者存理之功效於靜而靜則無息此章之繇入德而內省不疚繇無惡於志而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因學之馴至以紀其德之詞也即大學意誠而后心正之旨功加謹者用力之循常而益倍德加

密者有得之繇勉以趨安鏘乎此則先後之序各有攸當
不但如伯瓚所云無不可而實有其必不可逆者矣
雙峰分湊假無言二段各承上一節其條理自淸史伯瓚
以章句所云加密及愈深愈遠之言證之誠爲有據且動
之所省者意也意則必著乎事矣意之發爲喜也勸民者
也發爲怒也威民者也民之於君子也不能恊其靜存之
德而感通於動發之幾喜怒不爽於節以慊其所正之志
則早已昭著其好惡之公而可相信以濫賞淫刑之不作
其勸其威民之變焉必也若敬信之存於心也未有喜也
未有怒也欲未見端而理未著於事也不顯者也民之所

不能與知也唯百辟之於君子也受侯度而觀德者也固不但感於其喜怒之不忒而以爲勸威矣進前而窺其德容之盛求之於素而有以知其聖功之密則相觀以化而奉若以正其家邦者無不正矣故奏假無言者省察之極功而動誠之至也不顯惟德者存養之極功而靜正之至也然則所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者一言其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之德而已矣天不可謂之敬而其无妄不貳者敬之屬天不可謂之信而其无妄不爽者信之屬而天之不言不動乃至聲臭之俱泯其固然已而抑於聲臭俱泯之中自有其无妄者以爲之載是以於穆而不已則以配君

子之德密存而不顯於言動未形之中乃至思勉之俱化而抑於言動不形之地自有其篤厚之恭以存其誠是以敦化而不息乃要其存誠不息而與天同載如字事也者則於喜怒哀樂之未發致中者是也自戒慎恐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所偏倚其守不失者是也而爲顯其實則亦敬信而已矣乃此專紀靜存之德而不復及動察者則以慎獨之事功在遏欲故唯脩德之始於存理之中尤加省察及乎意無不誠而私欲不行矣則發皆中節一率其性之大中以達爲和而節無不中則所謂義精仁熟不待勇而自裕如者又何動靜之殊功哉約而言之德至於微

信德至於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則誠無息矣人合天矣命以此至性以此盡道以此脩教以此明而行矣故程子統之以敬而先儒謂主敬爲存誠之本（在動曰敬在言曰信一也）則此章於誠之上更顯一篤恭以爲徹上徹下居德之本若游氏離人立獨之云蓋敬之賊也誠之蠹也久矣其索隱而亡實矣

誠者所以行德敬者所以居德無聲無臭居德之地也不台斯謂敬矣化之所敦行德之主也无妄之謂誠矣（盡己以實則无妄）无妄者行焉而見其无妄也無聲無臭無有妄之可名也無有妄則亦無无妄故誠天行也天道也敬天載也

天德也君子以誠行知仁勇而以敬居誠聖功極矣中庸
至末章而始言篤恭甚矣其重言之也

讀四書大全說卷三終